# 魔女天骄之方研加料改写版

＊＊＊＊＊＊＊＊＊＊＊＊＊＊＊＊＊＊＊＊＊＊＊＊＊＊＊＊＊＊＊＊＊＊＊

方研是小可魔女之中最喜爱的一个主角，看龙大原文甚觉不够，看到其他大大都有改写过魔女之作品，一时手

痒，也来改写了一篇，不敢称为加强版，加料版还勉强可算，欢迎众狼友，众大大和龙大批评指正，但求喜欢方研

的众狼友开心便好。以后如当有空，会继续尝试改写其他段落。本文在龙坛首发。

＊＊＊＊＊＊＊＊＊＊＊＊＊＊＊＊＊＊＊＊＊＊＊＊＊＊＊＊＊＊＊＊＊＊＊

寒夜阴森，冷烈的夜风刮得呼呼价响，大江中央，却停泊着一艘华贵的大舫，船上灯烛高辉，映得这艘大船更

富丽堂皇。

船上内房的白玉圆桌上，正坐着两个老者和一名少女，只见两老一身黑衣，年约五六十岁，正是血燕门左右门

主。而那个少女，年约十八、九岁，却长得秀丽绝色，便是朱雀坛坛主方妍。

这时左右门主已把头罩除下，左门主名叫童虎，长有四方脸膛，皮肤黝黑，一对眼睛炯炯有神，长须短髭，甚

是威武。右门主叫童鹤，长得面容清臞，脸色红润，美髯飘飘。

只听方妍说道：「属下无能，被姓罗的把二人救去，实是罪该万死。」

童虎笑道：「这也怪不了妳，这姓罗的小子，武功着实了得，当初早知他这般厉害，确不宜叫妳出马。」

童鹤笑道：「是了，妳是否已经把毒物种在他身上？」

方妍道：「属下遵照门主吩咐，已把毒物种在他身上，可是没想到，这个姓罗的竟练有「乾坤坎离大法」，瞧

来对他起不了作用。」

二人听后也为之一怔，不由互望了一眼，童虎道：「有这样的事，懂得此法的人并不多，这小子又怎会晓得？

这倒奇怪了。」

童鹤道：「这人瞧来并不简单，若不除去此人，实是咱们的心中大患。早知如此，刚才便应该补多一掌。」

方妍乍听之下，心头不由一惊，莫非罗开出了什么事？

正当她暗自发愁之际，随听童虎道：「姓罗的既已中了咱们的阴阳神掌，他要活下来，直比登天还要难。我当

时不马上了结他，一来是好让那些人知晓厉害；二来要那小子多受点苦头，尝一下忽寒忽热，五脏翻腾的滋味。」

方妍听到这里，不由脑里轰的一声响，险些儿便昏了过去，还好她内力造诣尚深，仍能勉力撑持得住，可是脸

上已变得血色全无，娇躯微颤。她素知阴阳双掌的厉害，中者确无存活之理，看来罗开已受了二人一掌，可说九死

一生。她想到这里，心里不禁淌出血来。

童鹤见她脸色有异，便猜上了几分，当下说道：「妳怎么了，听见那小子重伤，是否心头发痛了？」

方妍听他此言，登时背脊一寒。她虽然为罗开心里悲苦，但事已至此，确无法挽救，倒是给这两个魔头起疑，

接下来便大为不妙了。但再一深思，立时发觉不妙，身子不由微微一颤。心想：「门主既然要收拢罗开，怎地左右

门主又要出手伤他，莫非二人已知晓罗开不从，立心要除去他？」

言念及此，立时脸容一改，化悲为笑，说道：「属下绝无这样想，这姓罗是生是死，与属下何干。只是想起这

样的一个俊男，竟给两位门主活活打死，着实有点可惜而已。」

童虎呵呵笑道：「原来咱们的万人迷尝过那小子甜头后，竟然淫心萌动了。」

方妍娇媚一笑：「左门主说笑了，属下才不是呢。」

童虎道：「他既懂「乾坤坎离大法」，在那方面必定让妳很满足吧，不知这小子和我两老相比，是谁厉害些。」

说完盯着方研丰胸，呵呵淫笑起来。

方妍听见，自是知道这对老淫虫的意思，见她媚眼一瞟，说道：「不要再取笑属下了，论到这方面，姓罗的虽

懂得「乾坤坎离大法」，但当时彼此心存芥蒂，只是草草了事罢了，他又怎能和两位门主相比呢。」

童鹤笑道：「是么，但我看未必。只要妳记住，要是妳稍有对本门不忠，便莫怪咱俩不容情。尤其是妳那个好

妹子，若不是妳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大美人，咱们又怎肯放过她，恐怕早便成为咱俩的玩物了。」

方妍听后心里一惊，心想：「要是今次我处理不当，一个不小心，给这二人看出点点端倪，到时二人反脸不认

人，不但害了妹子，而自己这两年来忍辱负重，甘心为人玩偶，便即化为乌有了。」

当下道：「属下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对本门不忠。希望两位门主手下留情，放过我妹子一马，属下便感恩

不尽了。」

童鹤笑道：「本门主既应承过妳，自不会随便食言，只要妳不起异心，妳们姊妹二人，自会太平无事，要不然

可就不要怪我。」

童虎道：「老弟，不要再恫吓她了，依我看方坛主也是聪明人，难道这利害关系她还不懂么，我说得对吧？方

坛主。」

方妍听后，发觉童虎这句说话更具威吓性，但她想到妹子的贞节安危，着实无从反抗之力。要不是这个原因，

便是一死，又有何惧。其实她这句说话，不知在心里说过多少遍，现听见童虎这番话，心里又是一惊，便即道：「

属下自当明白。」

童虎笑道：「妳既然明白便好。今日本门主兴致大好，咱们今夜便来个二龙一凤，看看方坛主可有这个本事了。」

方妍道：「只要两位门主高兴，方妍自当使出浑身解数，也要令两位门主满足顺意。」

童鹤道：「个多月没和方坛主好过，今晚必须好好尽兴一番。呵……呵！是了，我这个老哥，到底有多久没和

妳好了？」

方妍勉强一笑，道：「左门主十天八天便会来一次，当时我也奇怪右门主你因何不来，还道右门主已经厌弃属

下了。」

童鹤笑道：「又怎会呢，本门虽美女不少，但比得上方坛主的，至今还没有一人，如此一个天仙化人的美女，

且又淫媚入骨，本门主又怎会厌弃。」

说着站起身来，走到方妍跟前，二指抬起她下颚，瞪着一对淫眼，鉴赏着眼前这个大美人，一面笑道：「没见

一个多月，果然又漂亮了几分，不知身材可有丰满了。」

他说着之间，已伸出葵扇般的大手，隔着方妍的衣衫，把她的一边玉峰捏在手中，又搓又捏，淫笑道：「着手

很好，又挺又饱胀。咱们三人到榻上再玩。」

方妍又哪能违拗反对，只得任由他拥在怀中，三人往床榻走去。

只见二人来到榻沿，方妍便先动手替童鹤脱掉衣服，再移至童虎身前，为他脱了个清光，登时两条大肉虫，笔

直地并排站着，胯间之物，早便变得又粗又大，竖得老高，等待着方妍的慰藉。

方妍识趣地道：「请两位门主先坐在榻沿，好让方妍为两位吹奏一曲。」

二人听后自是高兴。莫看二人年纪不少，身体却非常健硕，胸口肌肉丰厚，盘根虮结，浑身充满精力，尤以胯

下的龙筋，更是挺硬粗大，龙冠圆突，青筋暴现。方妍还没遇见罗开前，这二人的物事，却是她最为满意的了。

这时见方妍盈盈蹲下，两只玉手，各提一根巨物，轻缓地套动挤磨。二人给她玉手一弄，登时喊了一声爽。

方妍抬高俏脸，望着二人的反应。她温柔地抚弄了一会，便即凑近头来，先把舌头舔向童鹤的龙冠，舔了良久，

方行小嘴微张，含入口中，眼睛仍不住望向眼前的男人。

童鹤垂头望住这个大美人，一张优美的小嘴，正自紧含自己的家伙，不住吞入吐出，螓首幌动。再见她身躯微

蹲，姿态优美之极，虽是衣衫齐整，但胸前双峰，却撑挺着一道迷人的弧度，异常诱人，直看得童鹤心痒难搔，当

下巨掌前伸，纳入手中捏玩起来。

方妍虽对二人心无好感，却碍于二人的势力，还有重大弱点给二人掌握住，只好尽心服侍，讨好承欢。

她心想道：「方才听二人之言，似乎已经对我起疑，要是今趟不能让他满意，这二人大有可能借题发挥，到时

反而不妙。自己受罪不打紧，可怜妹子她……」

想到这里，不由心头猛地一跳，决定把心一横，使出浑身解数。

只见她把口中之物吐出，挽起童鹤放在胸前的大手，牵引他来到领口处，望向他道：「门主这样摸玩，弄得人

家不上不下，何不探入人家衣内，尽情把玩一番，好让人家也舒服嘛。」

童鹤哈哈笑道：「妳这个小淫娃，当真懂得享受。」说着探手便进，大手穿过兜儿，一把便将她一边丰满抓住，

不住搓弄起来。

只听方妍轻嗯一声，低声道：「好舒服，请继续把玩方妍，尽情搓握是了。

啊唔……好美。」话落，遂把巨物重纳入口中，使劲吸吮起来。而另一只玉手，也不忘童虎的龙杆。见她双手

齐飞，显得极为尽心。

童虎在旁也瞧得异常兴动，况且下身却被她玉手紧握，缓捋慢套，力度轻重适中，委实畅美无比。

童鹤更是浑身爽透，方妍娇美的玉峰，在他的手上，也不知玩过多少次，但这种眼看不到，光凭触感的揉捏，

他还是首次，其趣却另有一番妙处。他只觉手上之物，浑圆饱满，方好巨掌盈握，一颗硬挺的蓓蕾，不住在他掌心

打滚，果然美妙无穷，触手奇佳。

方妍在他恣情的把弄下，欲火也逐渐高烧，手上的动作也缓缓剧烈起来。

童鹤在双重的享受下，不禁兴若酒狂，遍身焰火如焚。二老不曾练过「乾坤坎离大法」，按忍之力与常人无异，

只凭一身深厚的内力，克制强忍，但遇着眼前这样一个绝色美人，确也欲火难抑。

他只觉方妍咬着龙冠，舔咂吸放，无不美入骨髓，当下放开精关，务求享受一下释放的销魂快感。

方妍使劲地吸着顶端，玉手翻飞，见他越来越胀，且突突乱跳，知他一心要放入自己口中，便即加紧吸力，果

然不消片刻，炙热的浓浆直喷而出。方妍美目微抬，牢牢盯着他，才一一吞下，并以小口清除残余，方站身而起。

童鹤美得浑身舒泰，见方妍挨身过来，便即拥住，要她面孔向外，跨坐在他双膝上。方妍哪敢不依，只得照他

所言。童鹤从后拥抱着她，并动手脱她衣衫。

方妍软着身躯，任他所为。童虎也站到她跟前，两兄弟当真十分合拍，没多久便把方妍脱了个精光。方妍却不

害羞，伸手往前握紧童虎的宝贝，温柔地套动起来。

童虎定睛瞪着她，灯光掩映下，见她更是娇美无限，一对水汪汪的眼睛，绽放出炽热的淫欲光芒，不禁脱口道

：「好一个美人儿，待老夫今晚把妳弄上天。」

方妍娇媚地朝他一笑，说道：「属下既是门主的人，只要门主喜欢便好了。」

童鹤从后围手过来，双手包住她一对傲峰，肆无忌惮地搓揉。

方研套弄了一会儿童虎的宝贝，便一口含住，尽情舔舐起来，温柔的小嘴不但温暖且湿润，把个童虎弄的舒爽

不已，直拿自己的宝贝在方研口中抽插，而方研身后的童鹤再把一对丰乳揉搓了个遍以后，便左手继续包住丰满轻

薄，右手探到方研胯下抠弄起来。

方研顿感刺激，嘴上的动作也越来越快，童虎只见自己的宝贝在天仙般的方研小嘴中进进出出，砸砸有声，三

人就这样弄了一段时间，童虎再也把持不住，一股阳精直喷出来，随即一阵畅快，方研照例一口口吞下，并舔弄干

净。

童虎爽道：「方坛主的嘴上功夫真是越来越纯熟，本门主真是欢喜的紧。」

方研娇声道「只要门主喜欢，属下自当随时为门主吹奏。」

童鹤在后听的兴起，运起内力，泄完不久的宝贝再度硬将起来，方妍刚巧坐在其中，自然感到他的反应，不由

喘道：「门主好生厉害，这么快又回复过来。」

童鹤笑道：「见着妳这个美人，怎不叫人不心动。来，便这样坐着，让我往后路走一走。」

方妍听着，知这右门主直来便好此道，只得微微一笑，说道：「门主爱走后路，便由方妍代为引路吧。」说着

探手往后，挽紧宝贝往自家菊门抵去。

童鹤驾轻路熟，乘着方妍沉身之势，龙冠立时挺进。方妍轻嗯一声，缓缓坐下，只觉他绶缓深进，畅美难言，

终于全根尽没。

方妍嘤叫一声，道：「门主塞得属下好满，舒服死了。」

童鹤笑了一笑，牢牢包住她双峰，仍是不舍放手，抱紧她娇美的身躯，往后便倒，卧在榻上。方妍本背他而坐，

给他这样一卧，登时仰脸向天，双脚踏地，整副极度迷人的裸躯，朝天向上，把个鲜嫩殷红的宝穴，全然展陈在童

虎眼前。

童虎见着二人的姿势，确也新鲜，只见方妍的一个妙处，正好尽入眼帘，又红又嫩，浪汁盈盈，随即伸出粗糙

的食指，探进方研的门户之中，尽情抠挖起来，方研被这样一弄，大感舒爽，柔声道：「左门主好会弄啊，属下舒

服死了，别停……再深去一点……。」童虎听见，即把食指拔出，换做中指，抽插起来。

一边抽插，一边看见童鹤一根巨棒在方研菊门中出进，啪滋有声，而方研穴中，一股妙水，在自己的抽插之下

顺着手指淌到床盖之上，其门户之内，鲜红之嫩肉若隐若现，哪里再忍得住，狠狠抠挖几次之后，再次跃马扬鞭，

登时抬起发硬的龙根踏前一步，提枪直抵门户。

方妍略抬娇躯，看见童虎要闯门入户，便一手拨开双唇，一手握向他的龙枪，露出内中猩红的肉壁，淫声道：

「让属下为门主开路吧。」但见枪头奋力一撑，逼开了玉门，缓缓望里戳进。

「嗯……好粗好大，两条大龙今晚要弄死人了。」

方妍前后受击，双枪齐至，当真浑身通爽。再看二人合作无间，竟能齐出齐进，直美得方妍头脑昏然。

这二人虽知方妍练就「肆同契」，却不担心她向自己下毒，一来方妍不敢，二来光是朱雀门，便有几百人能与

二人解毒，二人放心非常。

只听童鹤在后道：「方坛主这物怎地这般有趣，竟是屡战不松，浅紧香暖，难道这「玄女相蚀大法」对后路也

有收益。」

方妍喘道：「属下这处，只有两位门主走过，人家从不许外人闯进，一心留待门主受用，又怎会不紧嘛。嗯，

前后双受，当真美不可言，两位门主行行好，狠狠要属下吧。」

童虎在前听得心动，又见着方妍这花容月貌，双峰诱人，登时兴动难当，伸手往前把童鹤的一只大手拨开，替

换过来，把个方研胸前美峰，抓捏揉搓，间或用拇食两指，夹住峰前突起，着力捏动。他手上捏动，下身急挺，望

见巨龙不住出入隐现，膣内琼浆溢溢不止，随着抽提，喷溅而出，便用剩余一只手，伸出食指，按在方研穴中突起

肉粒上，不住的摸玩抖动。

方妍在二人夹攻下，一身淫火，全都给二人抽了出来，遍体酸畅，口中乱哼不休。这双龙入海的滋味，她今趟

也非首次，只是过往不曾有这仰卧的姿势，顿感其趣各异。

况且今日方妍初遇罗开，情根暗种，现听他身受重伤，心怀挂念，脑子尽是罗开的温柔俊貌，尤其想起他那丈

八蛇矛，情火更盛，无法自制。目下两根巨龙，狂出猛入，弄得她畅快淋漓，只得合上眼睛，把二人当作罗开，任

他们狎弄，口里却颤声道：「好美啊！两位门主美吗？人家要爽死了……」

不觉间又过了盏茶时间。只听童鹤突然道：「妳且掉过身子来，让咱们换个位置。」

方妍明白他的意思。只见童虎抽枪而出，花露随即飞溅，浇满一地。童虎让过一旁，方妍一个翻身，便已爬伏

在童鹤胸前，双脚仍是踏实在地。但见方妍探手往后，抓住童鹤的龙枪，便往自己扇门塞进，即听滋的一声，便即

直抵深宫，方妍娇吟一声，低声道：「门主的东西好威武，属下要给你戳破了。」

童鹤一边用大手爱抚双胸，一边道：「那个小子有我厉害么？」

方妍心道，你还差得远呢，但口里却道：「当然是门主你厉害，人家给你干死了……」说话没完，便觉后门突

然被闯。

方妍回头一看，童虎以是提枪朝菊门挺进，方妍便稍稍撅起臀部，好方便童虎入进，龙枪顶如时，顿感浑身一

颤，双龙又再横冲直撞，弄得方妍不住口喊美：「实在太舒服了，两位门主好厉害，不要怜惜属下，尽量干好了。」

童鹤抬起她俏脸，一面戳刺，一面享受这美人的艳貌，越看越是火动，戳刺也逐渐加速起来。

方妍牢牢抱着他，把对傲峰送到童鹤口中，脆声道：「吃我，让属下今晚升天好了。」

童鹤笑道：「本二人今晚决不让方坛主失望。」后边童虎一边抽插一边附和到：「你放心，今晚一定弄的你呼

天抢地。」

三人于是再不说话，童鹤一边将方研送入口中的傲峰舔咬吸允，一边耸动下体急速抽插，而身后童虎用两手扶

住方研丰臀，也急速抽插，一时间，屋内尽是舔舐插穴之音。

就这样盏茶时间之后，童鹤大叫一声道：「老哥先让我，我快爽出来了。」

身后童虎也感方研身体越来越颤动的厉害，而童鹤的呼吸也越来越急促，随即让出后位，童鹤待后位一松，马

上将方研扶起成跨坐，用双手托着方研一对丰乳，下体急速抖动，而方研也娇喘连连，口中胡乱吐字，又一会，童

鹤一身大叫，身体抽动了几下，把自己体内每一滴体液都灌入方研下体，而方研在一烫之下，抖动了几下，泄了一

回。

童鹤平复了一会呼吸，便从方研身下抽身而起，将位置让出，坐在一旁休息，童虎待童鹤离开之后，便让方研

继续趴伏于榻上，方研知道身后童虎还未射精，便顺从的抬起美臀，往后媚眼盯着童虎，淫声说道：「左门主还等

什么，快来爱死方研吧。」

童虎问道：「方坛主是想让本门主爱你的后路还是前路？」

方研柔声哀求道：「随门主喜欢，只要插进来就好。」

童虎抬起长枪，不再走方研后庭，改而对准满是精液和淫水的美穴，用龙头在方研穴口悠悠摩擦，直将方研逗

的又再次娇喘起来，便尽力一戳，插入方研扇门之中，尽情驰骋起来，刚驰骋了几下，童虎便赞道：「方坛主此处

不愧是宝地，刚刚被右门主射了一回，却还如此紧窄。夹的本门十分舒爽。」

方研在前喘道：「只要门主喜欢，尽情爱方研便了。」

童虎道：「如此本门便不再客气。」于是再次发力驰骋起来。

随着童虎翻江倒海般的冲杀，方研的轻哼慢吟很快就转变为急促的浪叫，而童虎却是越弄越起劲，从背后将双

手伸到方研胸前紧紧抱住两粒丰满的肉球，一边抓捏一边加速冲刺。抽插一会之后，却又换入后庭继续抽插，而用

手指按住方研穴豆不住摸完，弄了一阵，又再次换入穴内任意驰骋，而手指则改在方研菊门内轻轻插玩，如此这般，

直弄得两人身上均汗粒淋漓。

坐在一旁欣赏的童鹤看到如此激爽的场面，刚刚软下的宝贝不禁又有了反应，虽不能完全立起，却也稍稍抬头。

一会之后，只见童虎将手放在方研胸前狠力抓揉，且呼吸急促，而下身也是越动越用力，越动越快，方研却在

不停叫美，童鹤知道童虎就快爽到顶点了，果然，童虎在最后用力冲了几次之后，腹部一阵抽搐，便趴在方研身上

不动了，片刻之后，直到将最后一滴精虫都射入方研的美穴之内才拔出已软的龙颈，坐在床脚回气。

而方研等童虎一离开自己的身体，便趴倒于榻上，一边娇喘，一边断断续续的说道：「左门主好威猛……好厉

害，直将属下弄死了……真是好美。」说完便闭上美目，一边回气，一边享受高潮过后的快感。

坐在一旁的童鹤见榻上的方研，发丝凌乱的盖在娇美的脸庞之上，媚眼如丝，娇喘之声凄凄切切，脸颊微微泛

红，完美的曲线勾勒出了雪白的背部和臀部，还有修长饱满的双腿，娇小可人的美足，无一处不是天创的杰作，而

身上细细的香汗在灯火映承下也似乎在闪闪发光，童鹤哪里还能忍住，当即淫兴又再大起。

童鹤起身走至榻边，舔了一下方研的美背，摸捏着方研的美臀和完美的大腿说道：「方坛主何不起身让老夫欣

赏一下美穴如何？」方研听见，知道这个老色鬼还没玩够自己，启能违拗，张开美目，淡淡一笑娇声道：「门主真

好兴致，如是爱看，属下自当让门主心满意足才是。」于是便起身，用双手向后撑住身体，半抬起上身，自觉隆起

并分开双腿，张到极致，并往榻沿挪了挪身体，让阴户更加突出，将自己美艳不可方物的下体，全无保留的展现在

童鹤眼前。

童鹤见方研如此知趣，心头大喜，便也不再客气，蹲在方研胯间仔细端详起来。其实方研这美穴，童鹤也不知

道看了多少遍，可不管看几次均觉不够，再加上今日方研似乎十分得趣，勾的自己淫兴大发，更是想好好玩弄这个

天仙子。

方研见童鹤蹲在自己胯间，也不害羞，用一对媚眼盯住眼前的男人，随他任意观看。童鹤看了一阵，自觉还是

不甚过瘾，便用左手拇食两指撑开方研的紧穴，凑近端详起来，只见刚刚被两人射过精的宝穴之中，一股微白的液

体顺流而下，内里嫩红阵阵，且一张一缩，而穴中突起红里泛白，娇嫩不已，如鲜桃初摘，不觉心动，便伸出舌尖，

舔动起来。方研顿时浑身一颤，轻哼起来。

童鹤越吃越有劲，先是轻舔慢吸，到后来却是像涮肉一般，左右上下一阵乱舔，还不时的用门牙轻轻咬舐内中

那粒突起，直吃的方研娇喘连连，不住口的高呼：「右门主好会舔啊……属下受不了了……要死了……。」

而童鹤却哪管她要死要活，竟将自己的长舌直插入方研窄道内翻腾起来，方研哪里还受的了，一边喘呼，一边

将下体向前耸动……

一旁回气的童虎，见此情景，也觉兴动，摸了摸半软不硬的宝贝，便起身凑到方研下体前，仔细观看童鹤舔穴，

看了一会，甚觉兴起，便跪坐在方研身旁，用手托起方研的美颜，贪婪的向她的红唇扑去，并用舌头吻进方研口中，

任意搅拌起来，方研上下均被人用舌头狂吃，顿觉躁动，声音也不觉急促甜美起来。

童虎吃了一阵，也觉有趣，便放过方研的玉唇，而后将大手再度盖在方研左边的丰胸上，恣意揉捏起来，揉捏

搓弄了一阵，见方研美目半闭，甚为享受上下的刺激，便用两手将本已坚挺的美胸再度挤高，用最啃咬起方研的蓓

蕾来，就这样玩了一阵，童虎甚觉受用，跨中宝贝似乎也渐有生气，便用一手揉搓左乳并不挺啃舐，腾出左手，在

方研右乳上肆意揉捏，直将个方研的右乳捏得通红。

而在方研下身舔舐的童鹤见童虎如此，也来了兴致，不再用嘴来挑逗美人，便还是用左手分开方研的美穴两边，

再次细细看过之后，便用右手食指插入方研穴中抠挖起来，只觉方研这物事甚紧，真个是百弄不松，一指可进，甚

感有趣，遂深进深挖。

方研也感到下身童鹤的变化，快感不住加强，便又将下体往前挪了挪，方便童鹤抠挖玩弄，童鹤见方研今夜十

分知趣，便放心抠挖起来，抠挖了一阵，便换做中指抽插抠挖，然后再换做食指，有时又两指一同抠挖并进，直弄

的方研如歌如泣。

而埋首方研美乳间的童虎也感觉方研身体反应越来越激烈，便放弃肆虐其右乳，右手仍牢牢捏住左乳不舍放手，

而用刚刚解放的左手探至方研胯间，按在穴中突起上急速抖动起来，方研瞬间便高哼起来道：「美……美死了……

二位门主好厉害……方研美死了……。」

童鹤听见方研的淫语，便用中指和无名指倒抠入方研穴中，学童虎一样，上下急速抖动起来，直把方研弄的花

蜜横飞，浪叫连连，琼浆留了一榻，方研在这样的刺激下，连续抛掷了两次自己的美体，又泄了一回。童鹤见方研

泄了，便将手指往里又深进了几回后便抽离了方研下体，改用舌头慢慢舔舐，让方研继续享受高潮，而童虎也将左

手放离了穴内的美豆，却是右手不肯放开美乳，还在摸摸捏捏。

方研喘息了一阵，睁开双眼看着二老鬼，柔声道：「二位门主今晚好兴致，属下真怕今晚要被二位门主弄死了。」

一旁还在揉摸方研美乳的童虎笑道：「我们爱方坛主还不及，像方坛主这样的美人，我们怎么舍得弄死。」

童鹤道：「待我上榻，方坛主可否再为老夫吹奏一次？」

方研甜甜一乐，媚笑道：「只要门主不弃，吹奏几次都可。」

于是童鹤还是让方研跪趴在榻上，自己在躺在方研脸下，将早已硬直如铁的龙根竖在方研嘴边，方研看见，乖

巧的用一手撑住床面，一手握住童鹤宝贝，先用舌尖舔过龙头，再舔龙身，然后一寸寸的舔弄起来，连下方的子孙

袋也细细舔过，像在品尝美味般处处都照顾周全，童鹤被舔的十分受用，享受不已。

方研身后的童虎看的兴起，见方研的美臀正对着自己，便用两手抚上两臀，揉捏摸弄，十指留痕，还不时用舌

头轻试，而后便用右手伸入臀下，用指头摸起方研的阴户来。

方研感觉到身后童虎的动作，知道方才童虎没有尽情享受过自己的下体，便把臀部向后稍稍移动，并且向两边

分开双腿，再次将女人最为美妙的部位暴露出来，毫无保留的让童虎看个仔细，好方便童虎尽兴，但见方研刚刚高

潮过后的美穴悠悠泛着暗红，却又娇嫩无比，一条窄小的肉缝里还隐隐透着透明的光泽，手指初探，窄不可进。

方研的淫媚极大的刺激了童虎的淫兴，像童鹤般细细观察过后，终于再次用双手分开了方研的美穴，用舌头舔

弄过后，也将自己的中指插入美穴中上下左右抠挖起来。

早已沦陷多时的下体在童虎的刺激下再次分泌出蜜汁，童虎哪肯放过，全数吸入口中，细细品尝，而方研也再

度开始娇喘起来，看到如此反应，童虎便如同童鹤一样，用两个指头对方研的美穴更加恣意妄为起来。

方研在童虎的急速抖动下已是对童鹤的宝贝有一搭无一搭的舔弄着，再次呼吸急促哼声如泣，童虎看方研又要

再次泄身，便突然停止动作，只将两个指头留在方研下体内，却不再抖动，方研顿感不爽，娇声哀求道：「左门主，

行行好，再用指头好好爱方研吧……。」

但是童虎却充耳不闻，在狠狠抽插了几下之后，便将手指拔出，方研顿感空虚，再次柔声哀求道：「求求左门

主，千万别拿出来，快狠狠插进来吧。」

童虎终于笑道：「方坛主真是个淫娃，莫急，老夫这就来了。」说完便抬起自己的宝贝，只在方研的穴口磨了

两磨便用尽全力一下插入至深之处。

方研的空虚瞬间得到满足，轻声哼叫道：「美死了……就是这样……左门主，不用怜惜属下，好好干属下吧。」

说完便再次含住身下童鹤的龙根，激烈的舔弄起来。

三人就这样玩了一阵，童鹤再也忍不住，说道：「方坛主好厉害的嘴功，让我和左门主交换一下，也让老哥享

受一下方坛主的嘴功。」

说罢便起身，童虎一笑，随即让开了位置，童鹤也不让方研换姿势，就换过童虎，从后方直插入方研美穴，驰

骋起来，而童虎则跪立在方研嘴前，把沾满液体的宝贝送入方研口中抽插，方研则大方的张口帮童虎品起龙根来，

而童虎一边在方研口中抽插，一边不忘将双手从腋下捏住方研胸前美球，不住的揉搓，方研的双峰本就丰满挺拔，

倒挂时更加弹性十足，如丝手感让童虎不禁又硬了一分，捏动更是变为抓扯。

方研却不以为苦，一边品萧一边说：「左门主的宝贝真是神物，如此坚挺。

怎的又硬了一分，属下的小口都要放不下了。」

后边童鹤听见，略带醋意的戏谑道：「难道老夫我的就不坚挺么？」说完也不容方研回答，便用力大干特干起

来，方研口前后两洞均被玩弄，浪叫不已。

二鬼在爽弄了盏茶时分后，童鹤见方研美背横陈，细腰芊芊，甚是优美，美臀雪白，便用中指探入菊门抽插了

几下，觉得后洞幽深，不禁又道：「方坛主，我二人再与你来一次双龙入洞如何？」

方研回头喘道：「二位门主何须顾虑，只要二位门主尽兴，方研自当全力承受。」

童虎在前道：「难得今日方坛主如此好兴致，此次由我先来走走方坛主后路如何？」

童鹤答道：「如此甚好，我先来走走方坛主前方。」说完又往方研纵深抽插了几下，才拔出硬如铁棒的龙根。

于是二童再次交换位置，方研知道二童意思，并不起身换姿势，只是前后挪了挪身体，待童鹤躺好之后，便跨

坐在童鹤直竖向天的宝贝前，童鹤并不急于插入，而是先用手指探入方研宝穴中，发现此穴又窄小如处子，不禁大

喜，用食中两指稍微抽插了两下之后，便由方研扶着自己的宝贝缓缓没入洞口。

随着滋声，终于全根没入，童鹤也不急着让童虎走后门，却向方才一样，用两手抓住方研傲乳，激烈的上下耸

动了十多下，直顶的方研眼眉如丝，方才让方研匍匐于自己身上，后面童虎见菊门露出，也不客气，挺起丈八长矛，

缓缓挺进菊门，榻上三人像叠在一起的三条肉虫，再次啪啪之声一片，其中还混着方研的声声淫语。

由于二鬼刚才皆射过，此番却不会如此快便丢盔卸甲，且二老今夜被方研一身媚骨勾的淫兴大发，兴头丝毫不

减，况且方研美如天仙，媚如妖姬，百弄不厌，二鬼如此尽情抽插了百十下之后，龙根依然坚挺，童鹤再次说道：

「咱们换个位置再行爽过。」

方研明白童鹤的意思，待二鬼离开自己身体后，便翻过身来，变为仰躺，把两条修长碧玉的长腿尽情张开，并

且用双手将爱煞人的穴口分开，童鹤见这宝穴丝毫不见松动，果是宝物中的宝物，便即用两根手指再次淫虐了一番，

才将龙根插入，深插浅送起来。

童虎则将方研的俏脸转向一边，还是将宝贝插入其口中抽送，而一双手则不忘尽情抚弄方研傲乳。方研口中含

有童虎巨物，只能间歇发出满足的哼叫。

就如此又弄了一阵之后，二鬼再次换位，童虎不但学童鹤又用手指淫虐了方研美穴一番，且是手口并用，个个

指头均插入玩弄了美穴一遍，才行插入，但觉方研穴中温暖不已，且依然紧如最初，尽情抽插了几十下之后，便将

宝贝拔出，换在方研后门中肆虐不已，童鹤则同童虎一样，一边在方研口中抽插，一边在一对美乳上大练鹰抓功，

把方研一对美乳弄的形状变化不已，两粒奶球直被弄得白了又红红了又白……

再过盏茶时分之后，说来也怪，二鬼此番却越战越勇，丝毫没有要丢盔卸甲的意思，童鹤一边在抽插一边微微

一笑，心下又有主意，便又道：「老哥且住，我二人与方坛主再换个玩法如何？」

说完便从方研美穴中拔出子孙根，跨坐在方研胸前，正在喂方研吃萧的童虎还在发怔，方研已然明白，识趣的

用一双玉手挤住自己的双峰，将童鹤的子孙根夹在中间，媚声道：「右门主真是好兴致，如此也要弄上一回。」

童鹤笑道：「莫非方坛主勉而为之？」

方研即柔声道：「属下今晚毕是全力以赴，岂敢勉力而为，但求门主满意。」

童鹤也不回答，自在窄窄乳沟之中抽插起来，头上童虎哈哈一笑，便转至方研下体，见方研下体刚刚被童鹤弄

的潺潺如流水，却是丝毫不乱，穴毛齐整，户口依然窄小如前，不禁高声叹到：「方坛主此物真个是宝贝的紧，今

夜老夫要一回看个够本。」

方研柔声答道：「属下定当尽力为之，让门主够本。」说完便从旁扯过一个软枕，垫于腰臀之下，将双腿抬高

张大，即方便童虎抽插，又方便其细细观看。

童虎大喜，像练功不辍般再次用手指肆虐了一回美穴之后，便开始跃马前进。

看着自己宝贝在方研阴户和菊门中出出进进，汁水横飞，说不出的畅快。前边方研一边帮童鹤打乳枪，一边用

小嘴亲吻舔舐童鹤枪头，并不住轻声叫快，直爽得童鹤浑身乱抖。如此玩弄一阵，两淫鬼便又再次换手，换做童虎

在前享受方研乳峰，童鹤再次在下体驰骋……

三人就如此淫秽的摸插玩弄足两顿饭时间，其间二鬼换成各种姿势，方研均全力配合，方研不知丢了几次，二

鬼也是喷射连连，就是三人休息之时，二鬼也不忘在方研完美玉体上又摸又捏，还不时让方研双腿大张，细细品味

方研跨中至宝……

童鹤见时间已是不早，再如此弄将下去便是要到天光，却见今夜方研毫无推懒之意，而自己与童虎也不觉兴灭，

遂笑道：「瞧来妳今晚特别得趣，我俩便留下去，与妳玩到天明如何？」

方妍道：「便请留下来吧，今晚两位门主尽情要属下好了……」【完】